

漢魏六朝百三家集

東漢

第

十五

冊

蔡中郎

新學齋
P.D.G.

論

明堂月令論

明堂者。天子太廟。所以崇禮其祖。以配上帝者也。夏后氏曰世室。殷人曰重屋。周人曰明堂。東曰青陽。南曰明堂。西曰總章。北曰立堂。中央曰太室。易曰離也者。明也。南方之卦也。聖人南面而聽天下。嚮明而治。人君之位。莫正於此焉。故雖有五名。而主以明堂也。其正中皆曰太廟。謹承天順時之令。昭令德宗祀之禮。明前功百辟

之勞。起養老敬長之義。顯教幼誨穉之學。朝諸
侯。選造士於其中。以明制度。生者乘其能而至。
死者論其功而祭。故爲大教之宮。而四學具焉。
官司備焉。譬如北辰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。萬象
翼之。政教之所由生。變化之所由來。明一統也。
故言明堂。事之大。義之深也。取其宗祀之貌。則
曰清廟。取其正室之貌。則曰太廟。取其尊崇。則
曰太室。取其向明。則曰明堂。取其四門之學。則
曰太學。取其四面。周水圓如璧。則曰辟雍。異名

而同事其實一也。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。經曰：取郕大鼎於宋，戊申納於太廟。傳曰：非禮也。君人者將昭德塞違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孫。是以清廟茅屋，昭其儉也。夫德儉而有度，升降有數，文物以紀之，聲明以發之，以臨照百官，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，所以明大教也。以周清廟論之，魯太廟皆明堂也。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，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。禮記檀弓曰：王

齋禘於清廟明堂也。孝經曰：宗祀文王於明堂。禮記明堂位曰：太廟，天子曰明堂。又曰：成王幼弱，周公踐天子位，以治天下，朝諸侯於明堂，制禮作樂，頒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，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，以天子之禮，升歌清廟，下管象舞，所以異魯於天下也。取周清廟之歌，歌於魯太廟。明魯之太廟，猶周之清廟也。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，以示子孫也。易傳太初篇曰：天子旦入東學，晝入南

學暮入西學，太學在中央，天子之所自學也。禮記保傅篇曰：帝入東學，上親而貴仁；入西學，上賢而貴德；入南學，上齒而貴信；入北學，上貴而尊爵。入太學，承師而問道；與易傳同。魏文侯孝經傳曰：大學，承師而問道，與易傳同。魏文侯孝堂之禮曰：膳夫是相禮，日中出南闈，見九侯反問於相。日側出西闈，視五國之事。日入出北闈，視帝節猷。爾雅曰：宮中之門謂之闈。王居明堂之禮，又別陰陽。門東南稱門，西北稱闈。故周官

有門闈之學。師氏教以三德，守王門。保氏教以六藝，守王闈。然則師氏居東門，南門。保氏居西門，北門也。知掌教國子，與易傳保傅。王居明堂之禮，參相發明爲學四焉。文王世子篇曰：凡大合樂，則遂養老。天子至，乃命有司行事，興秩節，祭先師先聖焉。始之養也，適東序，釋奠於先老，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，言教學始之於養老。由東方歲始也。又春夏學于棗，秋冬學羽籥，皆習於東序。凡祭與養老，乞言合語之禮，皆小樂正。

詔之於東序。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。然則詔學皆在東序。東序東之堂也。學者聚焉。故稱詔太學。仲夏之月令祀百辟。卿士之有德於民者。禮記太學志曰。禮士大夫學於聖人。善人祭於明堂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。禮記昭穆篇曰。祀先賢於西學。所以教諸侯之德也。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。太學明堂之東序也。皆在明堂辟。雖之內。月令記曰。明堂者。所以明天氣。統萬物。明堂上通於天。象日辰。故下十二宮。象日辰也。水

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
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
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
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
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
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
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
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
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

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
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
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雝太學事
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
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
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
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閭
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
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

皆外設而不閉，示天下不藏也。通天屋高八十一尺，黃鍾九九之實也。二十八柱，列於四方，亦七宿之象也。堂高三丈，以應三統，四鄉五色者，象其行，外廣二十四丈，應一歲二十四氣也。四周以水象四海，王者之大禮也。月令篇名曰：因天時，制人事。天子發號施令，祀神受職，每月異禮，故謂之月令。所以順陰陽，奉四時，効氣物，行王政也。成法具備，各從時月。藏之明堂，所以示承祖考，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。故以明堂冠月。

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。聖帝明君。世有紹襲。蓋以裁成大業。非一代之事也。易正月之卦曰泰。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。孟春令曰乃擇元日。祈穀於上帝。顓頊。歷。衡曰。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。日月俱起於泰。建宮室制度。月令孟春之月。日在營室。堯典曰。乃令羲和。欽若昊天。歷象日月星辰。敬授人時。令曰。乃命太史守典奉法。司天日月星辰之行。易曰。不利爲寇。利用禦寇。令曰。兵戎不起。不可從我。始。書曰。歲二月。同律度。

量衡中春令曰。日夜分則同度量。鈞衡石。凡此合於大歷。唐政其類不可盡稱。戴禮夏小正傳曰。陰陽生物之後。王事之次。則夏之月令也。殷人無文。及周而備文。義所說傳衍深遠。宜周公之所著也。官號職司。與周官合。周書七十二篇。而月令第五十三。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。受月令以歸。而藏諸廟中。天子藏之於明堂。每月告朔朝廟。出而行之。周室既衰。諸侯怠於禮。魯文公廢告朔而朝。仲尼譏之。經曰。閏月不告朔。猶

朝於廟。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。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。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。仲尼曰。賜也。爾愛其羊。我愛其禮。庶明王復興。君人者。昭而明之。稽而用之。耳。無逆聽。令無逆政。所以臻乎大順。陰陽和。年穀豐。太平洽。符瑞由此而至矣。秦相呂不韋著書。取月令爲紀號。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。改名曰時則。故偏見之徒。或云月令呂不韋作。或云淮南皆非也。

正交論

聞之前訓曰。君子以朋友講習。而正人無有滯
朋。是以古之交者。其義敦以正。其誓信以固。逮
夫周德始衰。頌聲既寢。伐木有鳥鳴之刺。谷風
有棄予之怨。自此以降。彌以凌遲。或闕其始終。
或彊其比周。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
也。疾淺薄而懷携貳者有之。惡朋黨而絕交遊
者有之。其論交也。曰富貴則人爭趨之。貧賤則
人爭去之。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。審已所以
交人。富貴則無暴集之客。貧賤則無棄舊之賓。

矣。原其所以來。則知其所以去。見其所以始。則觀其所以終。彼貞士者。貧賤不待。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。故可貴也。蓋朋友之道。有義則合。無義則離。義則久。要不忘。平生之言。惡則忠告。善誨之。否則止。無自辱焉。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。不患人之遺已也。信有可歸之德。不病人之遠已也。不幸或然。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。怨其遠矣。求諸已而不求諸人。咎其稀矣。夫遠怨稀咎之機。咸在乎躬。莫之致也。子夏之門人問交

於子張。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。然則以交誨也。商也。寬故告之。以拒人師也。褊故誨之。以容衆。各從其行。而矯之。至於仲尼之正教。則泛愛衆。而親仁。故非善不喜。非仁不親。交游以方。會友以文。可無貶也。穀梁赤曰。心志旣通。名譽不聞。友之罪也。今將患其流。而塞其源。病其末。而刈其本。無乃未若擇其正。而黜其邪。與與其彼農。皆黍而獨稷焉。夫黍亦神農之嘉穀。與稷並爲。粢盛也。使交可廢。則黍其愆矣。括二論而言之。